





谷城文靖劉先生文集卷之二

藏說

唯諾說

唯恭於諾何也曰名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  
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  
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  
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  
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闐闐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  
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  
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一  
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况古今  
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然  
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  
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  
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後說

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  
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  
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至於一草一木  
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焉曰枝有散殊



之象焉至於曰鶯曰鴨曰雞曰雀曰鴉之類則又因其聲而聲焉者也鴉鴉所以協鶯也喈喈所以協鷄也言語生於有聲之後而其理具於有聲之前有聲之後則古今方域日益不同人惟見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知其同則知吾之所以說唯諾者不但說唯諾也授坐而立授立而跪齟齬於其形也當唯而諾當諾而唯齟齬於其聲也聖人之所以制禮者非誠有制也特知之焉爾

### 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爲善而不爲惡曰爲君子而不爲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二

小人如是而已苟爲善也爲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爲善爲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若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與焉則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爲者矣若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爲者矣道果如是乎哉詹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爲最深蓋樂爲善而惟恐其不爲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

乎閑適而諸公爲詩文以題詠之者以子有期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爲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爲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本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爲累也甚矣子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卷齋說

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爲是謙託而然也蓋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必有所取焉耳然其所取之義有二焉蓋或病夫便懷皎厲之去道甚遠也思欲自矯以近本實於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曰與其失於彼也寧失於是此其設心於義爲無所失也或爲老莊氏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保嗇而自全也此則擇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使前之說行亦不過人人尚質而於世固不爲無益也若不幸而此說一熾則天下之人皆將苟簡避事而其爲害庸有既乎嗚呼一事之間心術之微其義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之察也

安肅劉仲祥明敏博物專門禮學以菴名其齋蓋將  
以自矯而非以自利也故予旣爲題其扁復以是說  
列其左劉某書

皇甫異字說

朱子謂周子之所謂剛柔卽易之兩儀而各加以善  
惡則易之四象也以陰陽之大分言之陽爲剛爲君  
子陰爲柔爲小人剛宜善於柔也以剛而善則固美  
矣以剛而惡則不若柔善之爲愈也是君子小人之  
分不係乎剛柔而係乎剛柔之善惡而已矣剛之善  
陽之陽也柔之善陰之陽也然剛柔雖各有善惡而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四

其所謂善者皆陽所謂惡者皆陰是剛柔之善惡又  
不係乎剛柔而係乎陰陽而已矣蓋猛也隘也強梁  
也陰之慘屬焉慈也順也巽也陽之舒屬焉爲陰之  
屬在陽亦爲惡爲陽之屬在陰亦爲善此聖人之所  
以拳拳於陽而扶之人之所以尊夫陽而貴之者也

皇甫安國名其子曰異蓋亦就其氣稟之偏於剛者  
而揀之也旣長誤以予爲鄉先生以巽執贄來見而  
欲予有以字而教之予字之以伯陽曰異乎汝剛也  
亦思夫所謂陽焉汝柔也亦思夫所謂陽焉剛柔惟  
汝之所適也陽之是趨則予之所望焉

道貴堂說

邵康節詩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非以道對官而言也但言道不以此爲有無爾若以爲對則其淺狹急迫非惟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慕外之私亦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河間李斗墟邵氏詩名堂曰道貴求其說於予故云

張潛名說

張氏子從予學既長而更幼名予命之以潛曰潛乎吾語汝潛夫人之家或未振而有以振者必卓越非常之人也人而未自振思所以振之非挺拔特立蹇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五

蹇自負者不能也爾之家卑而未顯爾之質柔而愿予又潛爾也又欲爾之潛也惑矣雖然爾獨不知夫天地之凜然者乎此潛之象也剛健之初君子自強之始也躍也飛也自潛而來也以傳新而家以道立而身汝之潛也不然渾渾淪淪混於常人以終其身顧爾自能之予又何教焉抑又有一說我將終教之大矣而後小之潛也明矣而後晦之潛也不大而小不明而晦固宜也亦曰予潛自欺也潛乎無負爾名

王景勉名字說

故人王利夫請制其子名王氏世居與予外家鄰予

外祖楊公字勉之實王氏之鄉先生也以之名其子孰云不可遂名之曰景勉勉者將以力行也可字之以履而以文配稱焉曰文履至元己卯二月癸未書

以中李公名字說

公之先契丹氏之族也其氏李則遠有端緒而碑誌存焉名則國語譯云鐵也公見國朝諸貴族多因官若名以氏又有從而字之者自以氏李則既有所承而名字尙未稱其心若有闕焉遂以爲請予名以鎔而字之伯堅蓋存其初名又本其所自出而就以爲勸焉耳至元庚寅二月吉日書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六

嘉氏子字說

名人所稱者故多示謙字因名而生義人所稱者故多致尊美之意焉若曰子曰彥曰卿之類固無自稱之理也後世不之察每每錯亂故有於稱呼之間或不順者今嘉氏子名淳可字士真蓋因名而生以致尊美之意也至元己丑冬至日牧溪翁書

贊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湏與俱生於赫炎皇繼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退翁真贊

廊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爲學者  
所師奚藏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迫而  
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廉泉真贊

并序

中統初廉泉公年甫三十以門地才望爲天  
子宰相未幾以疾去而天下之人日夕相與  
語曰幸廉公病少愈當復相天子以福我而  
公之志則亦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也如是者  
凡十餘年而公竟不起以終以人觀之公爲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七

不幸抑不知天之愛公俾盛名全當世其所  
得已多矣公雅愛予而未之識也近獲拜公  
像於其子孚遂爲之贊以報其知公本高車  
部人因官命氏爲廉公舊嘗鎮秦中旣去而  
秦人思之呼其溜纓之水曰廉泉後以爲號

云

北庭而西風氣所同雲龍所會如漢沛豐公惟世臣  
金人命氏天畀以文用瑞斯世胡其畀之不盡施之  
茲實嗇公使全歸之我思廉泉路遠莫致麗眉者誰  
不動聲氣觀公之像湖海之豪求公之心憔悴離騷



彼齊魯儒輕自高大何不旁觀九州之外

田先生真贊

貌澤而腴氣秀而疎善畫如閔立本而不以藝自恥  
識字如揚子雲而不以諸生自居人類萬殊觀物有  
書所謂三皇氏之民百世之士者蓋斯人之徒歟

可庵韓道士真贊

不巢由不伊周陶然方外游不滄浪不廟堂超然無  
何鄉冠其髮繩其鬚溫然山澤癯水其心雲其身飄  
然葛天民俗而無塵野而有文九十康強人間幾人  
吾謂可庵之真乃神仙之神也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八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鬢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已哀顏  
胡爲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竇丹心砥柱中流  
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分幾禍一身固  
可爲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耶

郭安道真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臧否  
而風鑿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  
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蓋於此眉睫之  
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

以儻儻起家爲幽并之豪也

張大經畫贊

眉之揚然若將遠游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雄俊逸者在骨之奇果決通達也如鬚之虬有欲驗夫襟懷志趣之高與其文章政事之美者於茲焉而求之

書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洎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

三賢文集

壽修卷之二

九

所以得安居而暇日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某生四十三年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某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尙之名以自媚以貢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某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某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

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某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親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某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性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疝瘕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十

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病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綱紀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脩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命至某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某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踪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

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閔曲爲保全某實踈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某再拜

與王經畧

八月廿八日劉某再拜以平生知已有五年之別且還自數千里外款段下澤奉候起居角巾私第從容觴詠爲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連楊南州並轡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虛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十一

月及至則腹痛連綿不止而不能徑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恨仲實來仍聞執事脚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續當親往未間秋嚴維順昔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畧恩公執事

與趙安之手書

某再拜人自保來就問動靜方聞先丈捐館不勝驚悼惟足下哀痛何以堪之交朋義重奔慰無由臨書悵然裁抑是望七月十三日某再拜安之大孝苦次

又

某再拜安之吾友劉裨續入數事改定附呈若有未

安望就爲更正以示仲良諸君不然亦當見教使再  
刪潤也鄉所命寫謬作但諸藁多塗抹學生輩不能  
盡辨今姑錄此後當續盡寄之然亦望因此而有所  
教告也而老兄所見及前後二詩却望付下時一覽  
之當以不能副所知而自警省焉若有近作幸併得  
見謬作冊子中所謂河圖辯者初未嘗示人學生輩  
誤寫入此然欲去之則連前後且封緘已竟而不及  
矣望不出示也自來山中聞見日狹交道日寡徒深  
馳想孰從晤語益恨前日之不得日相從游也近題  
孫仲誠山水詩卷中有一詩及諸公可取者發一笑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一月十一日某再拜

又

劉碑理財一節多聞人稱道近聞劉之故人復能道  
其詳故書所謂薦與詔可之云者見其所授宣中詞  
如此西塘見宋編年雜書衛村見五代史當作此衛  
字息盜一節近見諸史循吏傳中事有細於此者亦  
得書故復續入恐疑前後所云不同故及之然更望  
可否也縣官猶學官云卽官舍也見前漢詩後二公  
字係是二章不係重韻役使一章亦有此例無妨共

張二字前碑却付下近趙君玉寄一卷詩來深入理窟當略其辭語取其旨意乃知此老有非人所能到者似此書生今世能有幾人謹附去試過目焉以吾兄實古人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故敢以是相告也某又拜

與郭子東手書

先太守銘中書先夫人事蹟則實不可以勝主先夫人銘中書先太守事跡則陰不可以統陽且婦人前無表墓之例但有誌爾必一樹之墓表一埋之墓道於情文始備希知之某再拜子東奉議大孝苦次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請趙教授就師席

總管府廉孚等謹致書于教授安之先生足下近聞病體就平學者莫不相慶比講堂落成有府學生尙克溫等脩館舍備束脩以請伏望早就師席以副國家崇學育才之意正月初八日孚等再拜

書示瘍醫

周禮瘍醫凡瘰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卽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

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民釋五毒以黃墜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鷄羽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楊岫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爾若卽以是爲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楊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爲五毒則鄭旣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庚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十四

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者也然衆校校之則李明之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友人爲醫者求余書其醫瘍也故云

荅田尙書

某再拜復禮意懇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一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巖醫先墓尙賴相去甚近時得展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焉一也家堂垂老

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臥病十月間已一徃省視臨別垂泣云此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變腫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於是證也拙婦聞之殆難爲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某復作一行也三也有此三者而遂舍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卽往誠不敢虛譎以要人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亦止此而已矣某再拜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五

答何尙書

某再拜復辱疏禮意甚厚實非所敢當也然易之風士素所慕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某平生嘗苦無書讀每思欲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而今之藏書復孰有如公之多者是三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今一朝不求而併得之且公出貴家而能不忘子孫教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而某又何暇辭但事緒卒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再議之某再拜

答張推官



某頓首啓自獲與仲實交嘗切聞家世昆季之美而  
執事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  
教五月間彥通來聞秩滿家居而僕方私計或以事  
至府則庶得一見焉及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遽蒙先  
施之辱矣且許以北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  
慰不自勝然思其所以得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肖  
欺執事也比當而叙姑此馳謝八月廿八日某再拜  
推官先輩執事

荅王判官

某頓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切聞才名風節之餘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七

向慕而願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游南北而僕復閉  
門癡坐蹤跡蹉跌是以十年之間僅望見風采一二  
於稠人之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  
之意及來山中交道日狎故人日踈凡鄉曲之賢平  
昔之願交而未得者日往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  
忽八月九日領四月間見寄詩其賦叙平實而興寄  
高遠辭旨精嚴而風格古雅其平日磊磊自負與夫  
期待之辱又槩見於言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  
願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進於前矣特恨浮沈久而  
得之晚和荅難而報謝遲故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

晤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八月廿七日某再拜復

荅 勸農

某頓首再拜復書勸農仲淵先生執事辱惠書知勇退之節好士之風不勝嘆服所喻舉可爲縣學師者一人見保府及旁郡諸友人年及四五十以上者皆已經擢用其在城一二生徒稍通經者亦以事奪不能去惟李某字某者見在新安縣三臺村居其學行頗可爲小學師其累稍輕或可暫去鄉邑然逼於嚴命不敢不勉思之欲求如許端甫者實不可多得也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七

蓋如斯人每每已在仕路不然者或老病不任教讀矣僕平昔一二生徒精通文義者亦各以事纏綿不能遠去爲執事計不若懇留許君之爲得也恒之習之廻謹此奉報不能旣二月十一日

如深澤李德常南宮康和之皆可但不知其人肯應之否

荅仲誠問支干

甲陽氣萌動草木至是始甲而出

乙陰氣尚強陽出乙乙也草木亦然

丙陰氣初動陽氣將虧故文從陰內而陽外在萬物

則炳然而成

丁陽強不爲主其勢適與陰丁萬物至是皆丁實  
戊陽土也故文通物而出彼物而入

己陰土也故文象萬物辟藏詘形

庚以陰干陽更而續之又爲萬物庚庚有實也

辛陰干陽極更故而新故萬物更爲成熟

壬陽受始而陰壬之

癸水土平可揆度也

右干

子滋也陽氣動萬物滋也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六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

寅饋也正月陽動欲上而陰強饋寅于下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辰震也三月陽氣震動

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

午悟也五月陰午逆陽冒地而出

未味也六月滋味成

申神也七月陰成體

酉就也八月物成

戌滅也九月陽氣微

亥夢也十月微陽起

右支

荅醫者羅謙父

八月二日翻頓首再拜復太醫先生侍下人來領書及見賜諸醫書前後受賜稠疊矣僕自六月七日中山會葬妻父七月五日廻日疾暴發至今昏花所謂醫經辨惑纔檢校二三簡而已昨日定與奔舅氏喪廻而知專人來且以繕寫脾胃論見命則愈增稽緩之媿也然日病纔愈尚不敢久視且一二日間欲於門側建一草亭又不免監督之役恐久曠日期而虛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九

來人之備直也今日早飯竟故遣歸其二書約兩月可畢至期使之來取可也仲實近出來卽送書去比良晤惟以任重自愛不宜克溫無異此期再拜太醫先生侍下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道人游於內形骸無廢疾之嫌老者近於親飲食有養之戒惟其布帛之文不爲野所以者艾而信可以師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脩年高德劭人惜士安之苦節天留鑿齒之半經某蚤失師傅今勞王事每

慚將逼於晚景但欲長聞於善言避堂寢以舍蓋公  
固不敢當禮賢之僭載酒肴而過揚子或能仲問字  
之勤厨傳已修薰沐而待

請趙提學疏

丁亥正月

桑梓懷歸遂老者之志蓬茅增價賴賢者之光惠然  
肯來實爲全美伏惟提學先生詩文律口而成舉動  
聽天之命置之中座居然宿儒某等久爾鄰居歆乎  
雅望使先生春秋浮湛鄉社亦何慚東道主人之招  
令我輩朝夕出入里門庶能免西家愚夫之誚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爲州郡立師久著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屢頒臺  
憲之條章遂興激勵之心爰得依歸之所恭惟教授  
先生蚤親有道晚舉力田以公論所歸膺師儒之選  
某等幸居是郡得與諸生敬備束脩願行見先生之  
禮特新講肄望不虛鄉國之勤

靈陽觀鳩糧疏

奉爲本院見闕道糧謹投一鄉上書共加補助者竊  
以力田固清脩之本收功有豐歉之殊終歲徒勞連  
年失望矐虞里巷共歌樂土之有秋寂寞齋厨實望  
仁人之移粟

題跋

跋魯公祭李明姪文真蹟後

李明與盧逖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我俾爾  
傳言者不應居逖之後也果先之則潛告之舉自忠  
節發而史爲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叙距師  
古爲四世與忠節爲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爲師古五  
世從孫與忠節爲同五世祖不應公自叙亦如撰歐  
陽壘碑之有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爲公與忠節之五  
代祖以忠節爲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  
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辨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不辨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攷之不精矣是以知歐  
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爲正者不特張許  
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  
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

書鸞鴛圖後

鸞鴛之生于唐虞猶水物之生于陸也雖欲鸞鴛鳥  
得而鸞鴛然其所以爲鸞鴛則陽中之陰所不能絕  
雖欲不鸞鴛鳥得而不鸞鴛以鳥得而不鸞鴛者與  
鳥得而鸞鴛者遇是以天下莫不見其爲鸞爲鴛而  
得以鸞鴛之也及世運降矣人道晦矣淳者漓而和

者戾矣。闕睢麟趾之意，息而河圖鳳鳥之嘆，興饗兮  
餐兮。此其時也，孰從而見其饗也？孰從而見其餐也？  
而又孰得而饗餐之也？此饗餐之所以列于器也。夫  
饗餐之所以列于器也，其所以著夫惡則禹金以魑  
魅鑄，楚史以檮杌名也。其所以示夫戒則尊彝之取  
象盤盂之有文也。呂氏春秋謂以象形飾者，周制也。  
或者曰：以形象識之，則殷器也。非周制也。是則不可  
得而知也。世且不可得而知，又烏得而知其用也？金  
臺田景延得古饗餐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  
焉。其下若有承盤者，然河東元裕之爲之，攷定其爲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古器之無疑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其  
友郝伯常欲爲道其然而不果，而屬予嗚呼人之於  
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爲博物之增  
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  
志也。爲增惑爲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  
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在我  
矣。因其所可慕者，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  
古人者，自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斯  
器也，固有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不惟在我之饗  
餐，以此而見在物之饗餐，我將自此而得以饗餐也。

至元丁丑正月丙寅日書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荆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頽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于黃米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爲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日書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書東坡傳神記後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愛韓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孤別林焉而萬榦擢岳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雹發岳之神也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於是形而求是神則得之不於是形而求是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苟卽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聚之一室而致禱焉則猶方坎園丘壇以四望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袞見而王之帝之



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人之稱而岳鳥乎在於是而求岳之人亦難矣人之祭也主以別名氏尸以會精神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也其祭社也卽其地而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根乎土土地地精神之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其神焉豈惟是也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是也禮文制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爲士而席則大夫祭爲鄉而樂則天子固已居之而不安聞之而不享至於昔焉而席地今焉而匍伏理有可疑神亦烏得而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十四

流通也哉由是而推之凡像設之未極其精而苟簡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爲愈也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土木人身求雨露之說蓋爲一髭髮之語相爲發明其亦精矣淳南王氏妄爲辨論以譏之彼亦烏知所說之所謂哉田景延嘗爲先人作大小二像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者而得之是以予於禰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一畫卷云烟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

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爲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予旣作三詩以贈之而復書此說于所藏郝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書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顏頰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壹 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年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公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鑒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

筆尙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着兒曹輕  
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  
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  
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而默翁蓋知此  
者是以不取於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  
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  
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  
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旣立指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五

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爲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  
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立  
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着可也一有  
所着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着可乎彼空將無所  
着也一倚於空獨非着乎此程子深有取於邵子之  
言也然彼爲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  
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着夫空也噫悠謬  
輾轉愈遁而愈無實也

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

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攷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遠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于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一無亦字不可不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七

知也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遺語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竇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

題婁生平鈔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鈔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巧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感者自汙尊杯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

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放其世尚未遠也  
而來者無窮焉將止于如此而已耶將變而抑以文  
耶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文

巳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熟傳聖言天啓聖心  
程朱將命理晦浚闢聾聰昏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  
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爲瞻仰  
有惻此心某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以類  
揆厥無成實由貪儒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天

恍焉如失今此闕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脩有地  
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約今學者尚有裨益  
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吊荆軻文

歲丙寅十月步自鎮州歷保定將歸北雄息肩於易  
水之上草枯水落寒風颯起登高四顧慷慨懷古人  
莫測也風蕭蕭兮易水寒此非高漸離之歌乎荆軻  
與太子瀝泣其訣刎血相親就征車而不顧望行塵  
之時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市烈氣動  
天白虹貫日亦一時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滅國奇

謀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呼軻乎吾想夫子之憤惋千載不散遊魂於此矣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負此言也故投文以吊焉其辭曰

稷文祚絕兮天驕強羸六王猖狂兮係首咸京席卷天下兮勢若縛嬰英雄隳落而求死兮膏鑊鋸之餘醒脫身於商綱兮寄命儒坑嗚呼吾子將何爲哉此時何時兮不匿影而逃形慙一時之豢養兮遺千古之盜名逞匹夫之暴勇兮激萬乘之雄兵挾尺八之七首兮排九鼎之威靈死而傷勇兮雖死何成嗚呼吾子何其愚也相彼白守之嗣兮豈燕秦之鬼囚阿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二十九

房未灰兮驪山未秋走鹿未罷兮素羅未游子亦何人兮敢與天仇嗚呼太子兮豈無良謀招賢養士兮信義是求胡爲嗾猖驕搏於菟兮不顧吞噬之憂召公之廟不祀兮將誰之尤損燕士之奇節兮吾爲子羞感霸業之遂墟兮悼昭王之不留仰蒼天之茫茫兮寫我心之悠悠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于天

非神之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焉，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念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於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旣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脩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穢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

何望焉敢告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  
逸之才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辛  
卯八月

祭王利夫文

鄉友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  
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遇皆傷矧茲承訣  
嗚呼哀哉庚寅四月

祭楊待制文

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儒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况我先人  
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雞泉之濱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期與莫當稟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還德孤道否  
笑笑在艱拜書于公義動公顏別五六年移居西湖  
吾道日窮交道日踈問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  
死別終天不及執紼猶當漬綿矯首東望奈此臞然  
緘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王彥才文

故叅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惟重方將慶  
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弗來公已云  
亡孰知此行施行公喪昔公之西予寓易城百里送  
公爲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於



穴恩禮未酬音容窈然謹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  
甲申十一月

碑銘誌表

王孝女旌門銘并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  
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  
氏縣人劉某銘曰

魯山之元道州之陽稱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  
女奚責望盧公表之以戒荒

友松軒銘并序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總師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  
人涿郡盧處道爲請銘銘曰

孰賦遠遊泰初爲鄰孰廣絕交麋鹿爲羣彼其薄世  
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負  
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  
而况其真寬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  
凜乎風霜巍乎明堂彼實有之子靈敢忘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今天子卽位草昧一草古制寢復及至元  
改元則建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今

彰德路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爲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衆始立之故首以公爲監察御史屢有所彈舉天子以硬目之尋出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臺薦其所行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旣而有今命焉予始識公于鎮州于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其子拱與予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子孫蕃衍則宜其必有發之者而尙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末世之孤裔奮焉爲起家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訟龔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仕今已不可得而攷其迹矣而先公則資沈鷲豪宕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於功名值金貞祐之變卽欲應募爲兵其親或難之因逃去謁西京帥課年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謀年帥欲有所奔問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真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內附國朝所置守帥馬疾熟其膽畧表授義軍千戶尋復董平山府甲工從軍潞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族兄公政于俘虜鳳翔之役太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軌歎曰誠能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况主上見問必有以對而

未必死耶遂盡匿已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旣降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太帥速不歹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具瞻馬正卿王仲賢王祿楊王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妄告工人變者皆力爲營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皆見之太常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乎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爲州之橫山人公之曾太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一

氏有婦德二子威平平早世威卽公之考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陣每患世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伸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爲函者因密得其法且能創蹄筋翎根別爲之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邠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又命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孰所愛重諸將各以意對帝皆不之許曰能捍蔽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少生意數爲表給衣廩

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于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爲嗟恨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率其子拱檄振等諸孫謙諸誼等以問見公佩金虎符拱檄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而其予奪之間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爲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厚薄於此也銘曰

昔龍之山有吻而淪必孫氏之先蓋有嗟其屈者謂天道之或愆今曄其華賁及丘原亦有嗟者謂賦與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馭龍山遊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歷百世一循一環不輕不軒而付夫造物者之權玄鐵符握黃金色寒翠屏雷裂滌海雲翻有物蕩盡再造坤乾有惻天心莫求其然熱其庇之孰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

騫孰其誘之孰其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  
之名御史曰雷默與劉雲郁乎相輝一代人聞惟將  
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驄馬聯  
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  
不定之天夏蟲疑冰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  
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  
戶劉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  
今尚書右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五

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  
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十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  
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邕三州生得將一人攻靜江  
先登賜銀符加武略將軍爲真千戶明年以攻下鬱  
林化二州略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  
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  
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  
管寺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二十所  
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明年又以略定吉  
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爲萬戶兼安撫使

鎮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  
加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鎮嚴州國朝兵制尙質其將  
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  
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萬之間  
置總管以爲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  
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爲美官而至佩虎  
符爲萬戶則又爲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  
塚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敘先世名跡如古  
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  
隱居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姿榦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奇偉氣略過人當金貞祐主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  
甫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真定皆爲金守易定之間大  
爲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開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  
承制封拜令各城守相爲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爲  
祁陽府今左副元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爲  
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  
抹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  
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往抹之時天大雪深三尺  
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爲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  
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

陽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君諱世鼎以蔭補蒲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受上百戶戍毫嘗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廢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世皆葬邠州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陰銘曰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奠淮夷厭分裂耶孰徹藩籬白雁一舉橫絕天池彼漳海兮藏鯨鮪巨鬣如城兮尾如旗安得壯士兮驅而守之矯惟劉公熊羆虎貔奮髯一呼黎山爲摧強黎是讐罷民之依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彼祥雲端日固爲可喜不有風霆執行天威方挽強是賴而一字奚施我閩瓊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株在茲乃今燕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荆山之圍蓋三世受封而後出益奇語彼瓊人有來京師道出于祁黃蕉丹荔當一酌劉公先塋之碑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皇太子曰此皆臣攻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畧地爲國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皇太子處置

乃命四人者無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仍賜食殿中  
今致仕後衛總管清苑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趨  
過人雖自幼以宦家子從軍爲將校然每喜與士大  
夫遊且其居近予故聞其勲爵行事也習壬戌憲宗  
南征將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却敵攻諸柵先登  
至崇慶卒遇敵江峽奪戰艦中統元年今上北征復  
將兵隸忠武至吉河三年李壇叛將兵隸張勇烈公  
圍濟南日夜與賊戰獲賊衆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  
軍畧地荆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  
陽十一年丞相伐宋爲衛前將至鄂州部所將引戰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艦入至鄂州夜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  
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取旗戰艦甲仗旣渡能盡却  
所當守岸兵復入江順流追奪至白虎山明年取真  
州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陣巢湖勢不可  
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  
城又畧定蘇秀二州此其功憲宗時中書右丞相公  
子清牒爲百戶中統二年璽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  
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  
畧將軍錫以金符爲千戶十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  
宣武將軍爲總管十七年遷明威將軍爲後衛親軍



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爲千戶凡六破璽書再授符節  
憲宗南征時詔賞白金一錠北征時今上賞錦衣一  
襲圍濟南時親王爲大將者賞白金半錠渡江時丞  
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錠此其爵賞下濟南出諛爲賊  
所汙者數十人死拜衛率讓其同列先已最後補此  
其行事公知子習聞是謂子曰凡此皆藉先世今思  
報效而先塋近在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願刊  
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義  
大元開國時從楊甲立柵保南甲爲李丙所害乃慨  
然以義動衆共殺丙以復所事警其衆遂推爲長後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大帥山赤丹畧地燕南乃以衆歸之朝廷賜以璽書  
金符俾就領其衆爲權府如古留後天下既定乃浮  
沉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爲銘予按司馬遷自序  
多及己蓋史家變例故公勲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  
公諱仁祐字安卿男一人曰元襲公職女一人嫁僉  
行樞密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

甲

吁其好還卧榻不容白雁載飛千彬益雄有翼而從  
咸第其功南至於江淮北至於沙漠東至於青齊西  
至於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衝當酌以告其先日疇  
昔生男不愧矢蓬留後復警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

樂幽崇龜螭而豐銘以賁之庸壽厥封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溫娶周氏生永福多才有遠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爲人用其道以富天下既定遂列名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爲宛平王氏始祖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東宮公甫弱冠儀觀甚偉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宮職未備而湯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聖

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官及詔立東宮官屬爲家丞蓋令署帝鄉貴臣故以公爲貳又別置儲用司掌貨幣出內以公廉悉特令兼之前後所蒞咸以精飭事治獲嘉獎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復上言旣不事事而祿食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于再三方許至元廿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天子重其事選及侍東宮舊臣老成練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陛辭天子目之良久以爲得人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廿八年天

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羣臣咸舉公拜禮部尚書復以病辭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見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願留侍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嘆明年薨問疾給葬故事畢舉旣葬詹事張九思曰公從事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慎默無少玷缺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不書其神道宜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孤鵬持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來請公子所知資孝友爲人誠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聖

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嫠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氏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丙助成家其子男二人鵬爲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鵠讀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總管韓某之子某次適集賢學士劉愬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 是爲臣則 偉公得依 確乎不移 初仕東朝 日勤汝嘉 允惟帝卿 來視予家 身方病休 心未職免

鶴駕仙遊鸞聲未遠帝曰予孫往藩于懷疇咨家老  
作傳惟諧還歸幾時乃卿于禮難忘本初臣心安此  
嗚呼忠哉茲惟公墟吉實銘之過者勿驅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爲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  
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  
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爲約束  
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畧  
地兩河山東豪傑竝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行  
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黃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望

金符爲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衝  
隘別置守兵主將不善制御恣其侵暴久之山民不  
勝其橫往往自棄爲羣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  
諸隘保其無虞朝廷從之羣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  
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鄰人戶末約曰俟  
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  
額少而丁業優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  
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爲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  
藏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  
俘多亡留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爲空公

乃豫爲符券爲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凡留  
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購得  
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  
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脩廟  
學堂筵齋廡庖厨惟備仍割貢郭良田千畝購書萬  
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爲舉首後國  
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  
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  
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  
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蜀

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  
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三年紹隆遣  
其子倪從事李蕡持公行狀及莊靜所作州學記造  
某所贊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記  
初澤俗淳朴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爲  
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爲正兒童所讀書  
句讀擇其秀異者爲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經  
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恒號  
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  
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爲先敦勸脩

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  
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  
衛氏勤儉有禮公旣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教子  
者咸內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亦皆賢淑子男四  
紹隆今以遷轉法行加武畧將軍移知葭州國初凡  
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紹相  
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仁  
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  
月而葬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  
王二王寵賜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望

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爲後民  
爲幸已多矧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  
公焉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閑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  
皤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貔虎跡其嬉遊泮水優柔  
魯城絃歌不以兵壞旣安旣寧宜爾多賴不遠公阡  
大刻銘詩於乎澤人勿替爾思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爲清苑尹  
後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

人氣豪爽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  
有裁鑑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致不少  
懈有御錯縱才肯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詔可  
之公至爲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  
其能性明決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  
以刑得其情而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冤爲政不事表  
襮而民知愛不任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爲遠計使  
人得以守其成法而不卽壞亂其處已御下則欲與  
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公其爲清苑也安肅苦徐水  
之害訴于大農欲以人力奪水之故道道而東之東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吳

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  
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沮洳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  
害旣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畚鍤已與民睨視  
之莫知計所出公爲圖地形指陳利害要農官及郡  
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漑民田甚廣有  
力者以磴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爲斷理以每歲漑  
田之餘月分之磴仍聞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衝  
每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于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  
復撤而新之吏得媒孽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一  
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

縣西南衛村多古斥堠溝塹時伏盜其間公爲墮其  
高堙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  
之鹽法息錢例當已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廨  
在縣不可無遂割之以起廨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  
直者公至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  
公輒曰寧得臯於上不敢得臯於下必爲爭辦得其  
平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  
死之耆老故吏亦思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  
介吾友趙安之請予紀公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爲天  
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四

賢故次第其民之所以誥公者而爲之詩庶其傳之  
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爲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  
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之野足以爲農勸歌之邑  
足以爲吏勸歌之道路聞之愚人又足以致奪公之  
私怨公早歷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旣而獨從外  
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與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  
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愚人聞而歌之以壽公則  
其沉滯之私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  
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膏腴彼鄰不知持以醫水



孰恤我飢惟耶律公出言若堤奪田於水障水以歸  
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  
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浸以理渠來舒舒  
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  
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微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  
昔有絲琴今皆畫旗聞公車者更戒勿嬉旂來揚揚  
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車不知服子不知力  
彼盜之穴南據丘隅公行視之荷鍤與俱昔路斯棘  
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食予以飽我  
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爾羸癯公堂燕深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哭

武強尉孫君墓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強尉孫君以疾卒臨卒疏其子  
繼賢等曰吾以先世之澤生而有幸四若等可念  
之勿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廿餘年數千里間人  
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  
焉一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飢路隅甚至覓  
鉗黥灼於賊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

獲尉鄉縣焉二也當其擾攘時侵凌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變不相與者三也平居非強宗世亂受凌暴自其分爾而吾乃爲鄉人所推遂得挺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也吾挾是以沒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卒十日祔葬范原之先塋後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予銘予按君諱善真定武強人祖泰父成皆業農菑粟嘗遇歲凶貸飢者不責償發酉我師畧河間君始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得賜官脩武校尉佩銀符後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四

以功遷忠翊金亡始罷諸鎮兵令各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四人長卽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勳行軍百戶繼忠本縣諸軍與魯長官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爲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族孫男九人弼承信被尉行軍千戶佩銀符輔行軍百戶餘尚幼銘三章章八句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枯葦祗以滋熾謂天不仁此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僮君身堂堂蕩焉川離君閭熙熙吾幸所資一柵之力微有相之

區區何及涼風至止繒纊不儲哀哀履霜兒寒何需  
有興吾詩孰不歆歆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新安王生墓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  
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  
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  
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  
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警吾當作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銘

三賢文集

辭修卷之二

五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  
統強焉弱凌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  
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  
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  
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  
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泐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  
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  
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  
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

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辟于易山  
諸岩者君其女兒子也君諱弘敬字仲禮易之定與  
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勸力爲蔡  
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  
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戍遷易  
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  
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  
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廿一日葬于河  
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卽夫人張氏出也後  
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卒

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  
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于禮文謹且備而  
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  
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  
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  
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  
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  
知言易山峽峽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  
人之壻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

其墳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有五嫁郭氏是爲故攝行元帥事彥成之婦故易州太守弘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毛氏金大興尹王翯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署者夫人旣嫁能抑敬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持綱紀家政內而養老撫孤使喪祭婚冠皆以時外而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三 事母夫人病盡憂至三刲股肉以進癰潰則親爲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廿一年五月廿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一日合祔于河內夫氏之墓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葬非古也婦人統于夫若特銘則尤爲非雖然有則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爲宜且瘞之將誌其藏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曰

觀法于坤陰敬之師婉彼夫人秉是壺彝於赫公族莫敢我夷姑得而婦夫得而妻及茲孤惸毅然有立哀哀良人母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屬曰予主

以左以右盛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兼婦乃有人  
宜壽以樂釣其報施虧之又虧孰主張是彼將有特  
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內之原得從以藏魄沒其寧  
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孝子田君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于其間其爲  
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旣壞之後前瞻  
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  
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  
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壹

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  
其或傷而去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  
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  
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  
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會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  
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  
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  
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  
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  
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有時

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  
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  
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于其所  
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  
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  
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  
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  
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  
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  
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五

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  
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  
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  
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  
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  
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  
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  
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  
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于  
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于史官而先

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于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若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者存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五

有圓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宋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宦游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爲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鄆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靜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卽斷家事關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



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予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  
事歷歷如數目前君旣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爲州郡  
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  
邢洛者卽舉君授符而總之後以將作如制數蒙寵  
齋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耶遂委符歸鄉里  
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  
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葬武道鎮先塋娶景州  
處士劉從真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爲法先君二十  
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  
仲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戶任某初東瀛先生蕭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五

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游皆當世名士今上在潛邸  
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條對惟及治  
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厭於世故  
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宦  
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  
再加純一真人深爲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二十  
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  
朝散公起家兩世貴顯後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  
紹先業尋又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  
書而奉祠宮觀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

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丘壟  
之一路耳平昔願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  
子吾子其母辭嗚呼吾純一託跡玄虛既老而能不  
忘其親雖其天彝之秉自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  
瀛爲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  
是迺爲叙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  
億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幹兮如幹而枝前既有  
承兮後當有滋惕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稟世短長兮  
厥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爲稽伯陽之所崇兮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五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陘號  
質行家君始力學爲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內附一  
軍分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爲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  
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虜獲爲常  
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十戶爲屯以食汴梁旣破衣冠

內從者大爲歎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  
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  
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旣中選仍署  
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  
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尙復仕耶乃謝去隱  
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爲琴數弄讀易一編卽所居自  
號松溪翁其子三爲關洛州郡恒得以佳山水悅親  
籃輿孫擁琴尊僮隨徜徉嘯詠超然物外自樂也君  
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  
理故一意事內於凡得喪欣戚不久留中嘗偶爲浮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五

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  
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歎曰物理有  
代謝是旣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隸之也悉毀券  
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葬先  
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附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  
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  
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孟  
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  
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爲兩  
浙都轉運使爲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叅政果王承旨

磐皆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  
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牀下嘗與聞其平生  
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閱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開靈臺  
爲樂國也早勤晝歌時所職也彼蜚冲天伸此屈也  
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三賢文集

靜修卷之二

五



